

不要苛求南科大的教改生而完美

变总比不变好,只有通过变革,通过不断试错,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而没有变革,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正确的彼岸在哪里.对于刚刚起步的教改,外界的一些批评即便有些道理,也不免太苛刻。

>>头条评论

□特约评论员 晏扬

6月16日,香港科技大学3名教授离开南科大团队,并发布联名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直指南科大现存的多种问题。6月22日,南科大学学生家长发表公开信支持南科大和朱清时,称3名教授无视南科大的努力。朱清时看过公开信后表示,现在南科大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家长们能站出来写公开信,与南科大同甘共苦,他很受鼓舞。对于港科大3名教授的质疑和批评,朱校长也一一作出了

回应。(6月23日《新京报》)

作为一名65岁的长者,朱清时校长一向给人温文尔雅的印象,但是这一次,他对港科大3名教授的激烈“反击”让人有些意外,比如透露他们离开其实与报酬有关,批评他们的做法不厚道,与45名学生相比,“某些老师应该汗颜”,等等——这几乎是与旧日合作伙伴撕破脸皮了。

朱校长的激烈反应,印证着南科大“内忧外患”之严重,南科大教改既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支持(虽然他们口头上表示支持),又得不到其自身团队的一致认可,而社会上对于南科大教改的质疑也越来越。至于深圳市政府

能支持南科大多久,同样让人心怀疑虑。南科大教改何去何从?大家都在这样问。

港科大3名教授对南科大教改提出的批评意见,单纯地看有其道理,比如“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不应该鼓动学生拒绝参加高考,“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等等。但是,若把这些批评置于现实国情的大背景下考量,不得不说,这3名教授有些想当然了。“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在香港已经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但在内地,这也许就是目前最重要的教改突破口,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南科大45名学生

集体拒绝参加高考,是毅然决然地与旧体制彻底决裂,以激烈的方式表明“不合作”的态度,以免被旧体制“收编”、同化;至于南科大“去行政化”让3名教授不甚满意,则更加容易理解,南科大毕竟 是官办大学,内地教育的大环境如此,要他们一下子将行政化痕迹去得一千二净,恐怕勉为其难。

当然,与其把3名教授的批评视作苛求,不如视之为希冀。社会舆论对于南科大的种种质疑也是如此,大家都是出于好心,是希望南科大教改取得成功。只不过,我认为有一点似乎需要明确:南科大教改的意义,首先并不在于它是对

的、好的或者一定能取得成功,而是首先在于求变。

即便坚定支持南科大教改的人,也不能断定南科大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即便出现问题,有变革也比一潭死水要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积弊丛生,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不仅误人子弟,更重要的是它严重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阻碍。当前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求变,不管这种变革的步子有多大,方向是否有偏差,变总比不变好,只有通过变革,通过不断试错,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而没有变革,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正

确的彼岸在哪里。

南科大就像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他可能迷失方向,甚至可能摔倒,但我们首先应该鼓励他走下去,不能因方向之争或者害怕摔倒而踟躇不前,畏首畏尾。这就是南科大教改的首要意义,冲击旧体制而寻求变革,这本身就具有了不起的意义。对于刚刚起步的教改,外界的一些批评即便有些道理,也不免太苛刻。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南科大的选择,支持朱清时校长的矢志不移,理解45名学生及其家长的信心和决心。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同时,他们的选择是在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探路。

公路收费,要合理还要透明

现场原声

□崔滨

对于交通部20日的对收费公路开展专项清理的通告,山东省有关部门只用了3天,就将沿用了十余年的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最低收费标准,由15元/车次降低到每车次5元。(今日本报A03版)对于专项清理活动中雷厉风行的作风,公众自然感到欣慰,但高速公路收费不仅要回归合理,还应当加强透明。

从近期的一些报道中可以看出,引发民众对高速公路收费质疑进而调查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少收费公路的性质、经营单位、收费期限、收费金额、资金流向这些本应公开透明的重要信息,竟然是一本“糊涂账”。

事实上,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高速公路收费的依据是“收费还贷”,这也就是说,收费的流向应是主要用于偿还道路修建的贷款,收费公路每年能收取多少通行费,有多少用于管理维护,又有多少用于还贷,还款期限是多少年,能否在规定期限内还清,在资金流向上有明确要求的。同时,公路作为公共设施,财政、物价和交通部门也有责任要求收费公路管理方向社会公布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否则,即便下调收费标准,公众仍会觉得这可能只是舆论压力之下的“妥协”产物,而不是科学合理的统计结果。

目前,不少收费公路已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的“印钞机”,可以想见清理工作或许会遇到很大阻力,排除这些阻力不仅要靠自上而下的检查、督促、监管,更需要公众的监督和舆论的压力。比如山东省此次整顿收费公路,除了将收费标准降了下来,还要求高速公路运营管理部门在收费站点醒目位置做好收费公示工作,自觉接受物价、财政、交通运输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只有让公众对公路收费情况一目了然,对那些该交的费用就少了抵触心理,对那些不按规定收费的行为,更多的人就能理直气壮地说“不”,让公路收费逐渐回归合理。

(作者为本报记者)

■本版投稿邮箱:
zhangjinling@qlwb.com.cn

“7000个亿万富豪”背后的民生软肋

公共专栏

□蔡晓辉

一份高和投资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再次将陕西榆林推进公众的视野。报告称,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不下7000人,榆林的亿万富豪则不在鄂尔多斯之下。也就是说,榆林资产过亿的富豪,也至少有7000人。报告一出,引起公众惊叹一片。

榆林,这座陕北之城,从过去的默默无闻,到如今“富得流油”,甚至被贴上“中国科威特”之名,一切都源于资源。榆林目前已发现8大类48种矿产,拥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陕北侏罗纪煤田,我国陆地上已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内最大的内陆盐矿,还有比较丰富的煤层气和石油资源。有人计算说,榆林每平方公里土地之下就坐拥10亿财富。如此财大气粗,一扫陕北贫困落后的历史。

我刚从陕西游逛归来,导游提及榆林时,艳美地说民间流传当地身家过亿的人有6000多人。现在看来与投资机构测算的不低于鄂尔多斯的7000

人相差无几。用“过江之鲫”形容榆林富豪之多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就连榆林的车牌陕K,都被陕西当地人艳羡地称为“闪开”。榆林之富、之牛气冲天,可见一斑。

但与鄂尔多斯一样,如此辉煌的财富,并不是完整的榆林。矿产资源带来的财富背面,是另一个榆林。这个“背面”就是:贫富分化;农村的荒凉和城市繁华之间的极致并列;资源开采带来的生态问题;物价上涨给普通民众造成的生存压力……这两个榆林加起来,才是真正的榆林。不独榆林,还有鄂尔多斯以及新晋的石油城市延安。所谓资源越丰富,百姓越穷,资源财富与民生软肋同时共存的现象,在很多矿产资源型地区是一个共同的现象。

比如贫富分化。神木县是全国产煤第一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位居陕西省第一名,但是这个县仍有几万人的贫困人口;鄂尔多斯市在人均GDP超香港的辉煌之下,却是全市有5个旗县是国家或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事实。至于靠黑色石油发家致富的延安,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紧挨着市区的片片窑洞,蜗居着大量城市贫民,成为这座城市最形象的贫富分化的注脚。

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识到,一个好的社会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能够正视和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对于转型期中国产生的“问题”,既要弄清“怎么看”,更要明确“怎么办”。怎么看,是认识,是舆论引导;怎么办,是行动,是解决问题。怎么看固然重要,怎么办更为关键。

在日常治理中,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舆论引导是第二位的。处置热点事件,不应只是宣传部门危机应对,展开舆论公关,而需多个部门携手联动,化解现实矛盾,解决实际问题。面对社会关切,我们需要应对,更需要行动:从舆情应对走向问题破解,从“怎么看”迈向

“怎么办”。

事实证明,委过于人地否定问题,不如头脑清醒地正视问题;掩耳盗铃地回避问题,不如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有些干部误以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殊不知病根不除,热点只是暂时休眠。只有以勇于担当的精神,正视热点,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治理更加积极主动,从维持稳定走向维护和谐。也正因此,中央一再告诫各级党员干部,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要勇于走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利益诉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积极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

“言能听,道乃进”。在建党90周年之际,在我们党已经成功执政60多年、面临巨大历史机遇和严峻现实挑战的关键节点,一切“常怀忧党之心”的党员干部,都应“恪尽兴党之责”,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探寻“怎么办”的路径与方法,确保人民群众利益得以维护,社会主义中国长治久安。

(摘自6月23日《人民日报》)

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

>>言论观察

翻检近年社会热点,从紫金泄污到哈药超标,从“毒奶粉”到“健美猪”,从开胸验肺到跳楼讨薪,各种不同事件背后,演绎着类似的社会症结。如何看待这些热点,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看待发展中的问题。

一些人抱怨,许多问题“都是媒体惹的祸”。应当看到,确有媒体为吸引眼球不惜炒作,写言过其实的报道,发耸人听闻的议论;也应当承认,没有媒体的介入与监督,这些事件不会如此引人关注。但更应该强调,解决社会问题,新闻媒体理应承担社会责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全面呈现社会状况,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促成共识。而抱怨者也需自问,如果没有媒体监督,诸如强制拆迁、企业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及其引发的负面评价,是否就不会发生、不复存在?

社会问题是否为媒体报道所催生,公众信心是否被舆论渲染所破坏,但凡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点科学理性思

在城市扩张中,被破坏的溪流河道、农田耕地、湿地植被、河滩鱼塘,其实都是蓄水、滞水的天然屏障,城市化过程中对于自然生态的忽视,也是制造内涝的凶凶之一。

——有媒体分析城市内涝。

中国进入发债高峰期,与人民币国际化同步,债券市场化进入深水区。此时需要牢记此前证券市场的教训,对于资本与货币市场而言,最重要的除了信用,还是信用。

——财经评论员叶檀说。

我们不能要求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房价降多少,因为大城市的房价无疑是应该高的,比如,美国曼哈顿和纽约的房价也很高,但整个美国房价是合理的,如果你感觉高可以到别的城市去买。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说。

小额贷款公司是目前比较可行的规范民间资金的方式,此外民间互助形式都应该大力探索推动。

——浙江大学教授金学军说。

不是每个人的事业都会成功,大部分人会失败。一定要对你的人生做一个合理分配,除了物质,对生活也得做规划。否则一旦你的财富达不到,整个人生就空虚掉了。

——漫画家朱德庸说。

高考不是殿试,作文不是策论。
——有网友评论高考作文。

人人都可能成为明星的时代开始了。将来还会出现明星,但是你会发现超级巨星越来越少,几乎没有像王菲这样的人了。
——北大教授张颐武说。

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工薪之外的收入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超额累进调节机制。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谈个税。